韓國愛國教育

李江華

域外漫筆

隨團去韓國考察小學教育，接觸了好多韓國的小學生。對韓國的教育沒留下太大的印象，而韓國的小學生的「過火」語言，卻一直盤旋在我的腦海之中，揮之不去。

每到一所學校，跟韓國孩子交流，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會問你喜不喜歡吃泡菜，當然指的是韓國的泡菜。然後就會給你講韓國的食物如何好吃，中國食物如何不安全之類的話。接着就會跟你探討歷史，告訴你，以前的高句麗遼闊的疆域，以及後來的變遷。

韓國同行告訴我，在韓國，沒有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但愛國教育時時處處都存在，它存在於所有的教育活動中，學校、家庭、社會教育莫不如是。韓國人對孩子的教育，從熱愛國貨開始，全社會都視國貨爲自豪，以使用外國貨爲恥。如果有人腦子不清醒，買了進口汽車，特別是日本的進口車，那你遭殃是一定的。很快就會有民衆勢不可擋的衝擊，砸壞你的玻璃，劃花你的車身，扎癟你的輪胎，甚至圍攻你。這裡面就有很多是孩子所爲，而家長，是絕對支持孩子這樣做的，還會身體力行做孩子的榜樣。所以，韓國街頭跑的都是國產車。

韓國人，特別重視利用節假日對孩子進行教育，而且這種教育絕不是口頭上。他們把日本駐韓使館當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家人一同前往，在使館前大喊幾嗓子，或是向使館裡投擲雞蛋什麼的。這樣的行動，恐怕比說教一萬句都管用。

我以前經常從新聞裡看到韓國人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行爲，譬如撕咬別國的國旗，剁掉一個手指寄給日本駐韓使館等。我一直以爲是一些「憤青」所爲，其實，在韓國，很多人都是憤青，很多人都可能作出這樣的行爲。去了韓國後，我終於找到了這種「憤青」的根源。這是一種可怕的愛國教育，它使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融化到了血液裡，根深蒂固，堅不可摧。

而回頭看着我國城市鄉村道路上耀武揚威的進口車，目睹大中學生穿戴着洋品牌時的自豪相，讀着新出國移民潮的新聞，我的心情很不平靜，隱隱的有着心痛的擔心。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眞的病了，還病得不輕！

方紀谷即思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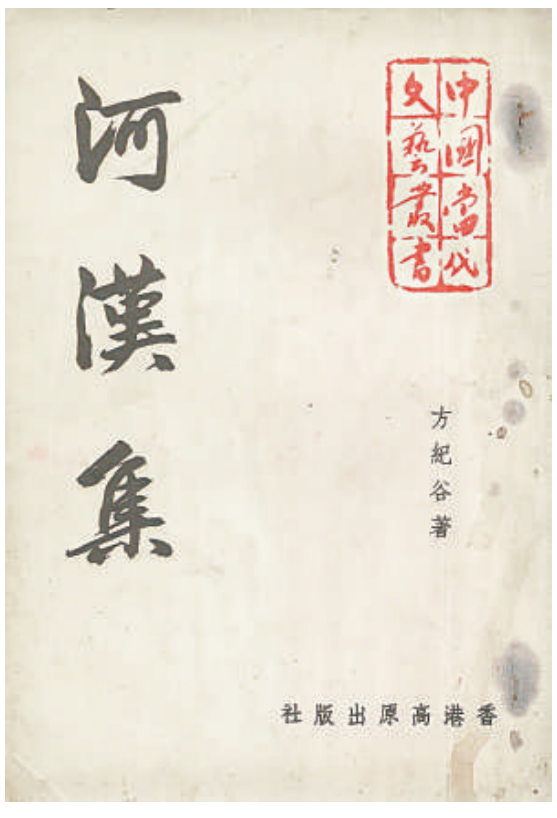
許定銘

書亭醉

方紀谷即散文家思果（一九一八至二〇〇四），他一生出過二十多種散文集，早年在香港出版的有《私念》（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六）、《藝術家的肖像》（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九）和如今大家見到署名方紀谷的《河漢集》（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六二），其他的多在台灣出版，還以《林居筆話》（台北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九）奪第十四屆中山文藝散文獎。

《河漢集》以性質分成五輯，收散文二十一篇，事實上所收的不外有關學術的和生活的兩類。有關學術的文章，談《聊齋》、《顏氏家訓》到《關於費次玖羅》、《四福音書的文學》和《英國近代散文》，顯示了作者學貫中西，對文學及翻譯的修養甚深；生活上的抒情，像《別離》、《難得的假期》、《牛皮紙的包裹》等，則反映出他是個深情的「住家男人」、好爸爸。

一九五九年我讀小六，鄰居有位家中藏書滿架，在出版社工作，也是姓許的伯伯，知道我喜歡看書，借給我一本叫《海的禮物》的散文集，寫的是作者到一個無人居住的海島，在海邊思考人生的智慧結晶，印象雖然深刻，卻想不起是誰的作品。今天翻查思果的資料，卻意外地發現那本《海的禮物》（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九），是林白夫人（Anne Morrow Lindbergh，一九〇六—二〇〇一）的傑作，原來正是思果翻譯的！



最美人間四月天

郁建民

文化經緯

四月是一年裡最美好的月份，溫暖恬然。我喜歡這蓬勃、清明的人間四月天。

人間四月天，景色最旖旎。春暖花開，枝頭添綠；草木葱蘢，芳野萋萋。脫去累贅的冬衣，春風正吻上人們的臉，舒心爽意；大街上，愛美的姑娘一襲春之霓裳，步履輕盈，帶來了春的信息。經過夏、秋、冬的感情發酵，正迎來玫瑰般的柔情蜜意，他讀她唇邊的嬌羞，她猜他心中的秘密……這一道永恆的風景，多麼華彩、多麼絢麗。

人間四月天，踏青正當時。春色融融，風和日麗，揹起行囊，踏上征旅。離開了車水馬龍的喧囂都市，到山那邊去。用心底蘊含着的春意來領略林海蒼茫、千嶺萬壑的豪氣；用給心情放飛的感覺去體會湖光山色、溪水流雲的情趣；踏着由鵝黃而嫩綠的通幽曲徑，看滿山花枝吐蕊，聽百鳥嚶嚶鳴啼，六合玄遠、天籟俱寂，大自然的美永駐心底。

人間四月天，最讓人留戀的是那一場繽紛的櫻花雨。一條櫻花路，彷彿櫻花的長廊，雖不似富士山的櫻花那麼稠密和熱烈，但落花也同樣令人斷腸。那天我特意去賞櫻花，卻只看到一場櫻花淚，微風襲來，花瓣飄零如雨。櫻花的生命很短暫，日本有一句民諺說：「櫻花七日」，就是形容櫻花的短暫，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大約爲七天。站在路旁，我不禁淚盈於睫，感慨萬千，人生何其短暫，來到世上就要像櫻花一樣燦爛。

傍晚的清風中一彎新月悄然斜掛西天，星光閃着春情迷亂的眼睛，徐徐的清風驅除着白晝的餘熱。久久地佇立在風中，頓然覺得涼爽宜人，說不盡的快意。寂靜中，吵吵的是澎湃鼓蕩的蛙聲，夜成了牠們喧囂的世界了，如潮水般的喧響席捲而來，似在告知我，牠們來了，牠們才是世界的主人。「噓噓，咻咻」，其他的昆蟲在草叢或旮旯裡附和着，生命重來的季節裡，似也不甘做配角，想是要爭着要做主人的。螻蛄和其他的昆蟲循着光亮而去了，在燈下頻頻扇動着翅膀，上竄下跳，甚至於落到人們的臂膀或頭頂來昭顯牠的存在，牠們不吵，就在你的眼前，你的身邊鬧着，不管你是否討嫌，而牠執拗地折騰着，若一個頑皮的孩童一般，自在快慰。

人間四月天，總是讓人捉摸不透。剛剛還是晴空萬里，轉眼卻已是綿綿細雨。我的心，卻依然沉浸在桃紅李白的世界。春雷乍響，藉着心醉，想偷偷地採摘一枝雨打風吹的春紅，豈知那搖曳多姿的，終是千樹萬樹的白茫茫一片。

黃昏的風聲，從耳邊呼嘯而過。一顆赤誠的心，點亮了四月祭台上的香燭，先祖的靈魂在那一刻飄然降臨。熟悉的面孔，鮮活的生命，錯亂的心情，穿越時空的交流。懂的人始終是懂的，不懂的人永遠都不懂。

人間四月天，四月好日子。失望化成了欣喜；醜陋變成了美麗。迷茫中要學會收穫光明，追求中須學會不輕易放棄。有景欣賞是福氣；有茗品味算好事；有友相聚乃緣分，有「田」耕耘應矢志。給心靈洗個澡，讓靈魂沐次浴……人間四月天，氣候最愜意；人間四月天，心曠又神怡！

林徽因寫得好：「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笑響點亮了四面風；輕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着變。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黃昏吹着風的軟，星子在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那輕，那娉婷，你是，鮮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眞，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水光浮動着你夢中期待的白蓮。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樑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我的紅寶書

方　元

流動空間

在我的書架上有一套深紅色封面、燙金字的「紅寶書」，它不是「文革」年代的「毛選」，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翻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書脊上印着一朵帶刺的球形花冠，很引人注目，它是蘇格蘭的民族標誌——薊花。由於百科全書誕生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因而便以薊花作爲商標。儘管出版權多次易手，公司總部也由愛丁堡轉到倫敦，再遷到芝加哥，但這朵薊花從未改變。

《不列顛百科全書》雖然已有二百四十四年的悠久歷史，但成爲中國人手中的「紅寶書」僅有二十七年。最近傳來這部巨著在美國停止印刷的消息，觸動了我的「記憶鍵」。我這套百科全書是簡體中文版，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出版，共有十卷。它有一個特別之處，即「一書兩制」：有關自然科學和外國的條目均按照英文原版翻譯成中文，有關中國的條目則由中方專家執筆重寫，而且中國條目的數量比英文原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所以，這是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大英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被譽爲「沒有圍牆的大學」。愚民的「文革」結束之後，翻譯和出版百科全書的事擺上了「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案頭。當年，出版百科全書絕非簡單的小事，而是涉及思想解放、打破禁忌的大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鄧小平接見美國大英百科全書公司副主席吉布尼（Frank Gibney）時，告訴他：「外國的部分搬你們的就是了，中國的部分我們自己來寫。」吉布尼一定沒有想到「一書兩制」，更不會想到鄧小平還有一個更宏大的計劃——「一國兩制」正在醞釀之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兩國爲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的那天，胡耀邦總書記送給戴卓爾首相的一件禮物即是中文版大英百科全書第一卷的試印本。不知戴卓爾夫人是否從中參透到大英百科全書與香港前途的關係？

愛丁堡街頭雕塑——十八世紀哲學家休謨

合作出版百科全書，美中兩方都是第一次「摸着石頭過河」。我在英國遇到一位參與過中文版百科全書出版工作的編輯。他說，當年爲了中國條目的撰稿和編審，中美兩方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其實，在非中國的條目上也並非一帆風順。最近看到一篇有關的回憶文章，其中講到當年在「人權」、「斯大林主義」這種敏感條目上，兩方有過激烈的「交鋒」。中方近五百位學者參與了翻譯和編輯工作，由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八月陸續出版了第一至第十卷。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至第三卷出版的時候，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書店舉行了首發式。據說那天有一兩千人排隊買這套書。它的出版衝破了許多思想禁地，不單填補了中國出版界的一項空白，而且填補了成千上萬個空白的頭腦。

講起我那套「紅寶書」，它的來歷頗有「中國特色」。很多人都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內地城市居民需用各種票證去購物，例如買米買麵要用「糧票」，買衣買褲要用「布票」。但許多人大概不知道，那時還有一種「書票」。我這套百科全書就是用「書票」買的。糧票和布票，每個城市居民都有，但書票並非每人都有，因此它比糧票、布票更珍稀寶貴。書票只發給特殊的小群體，例如專職作家、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等。書票要在指定的書店使用，而且只能買指定的書。如果書票上寫的是《水滸》，那就不能買《紅樓夢》。需要用書票買的書是所謂「內部發行」的書和限量發行的書，這類書不會在書店的陳列架上看到。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尚未從「文革」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不單物質匱乏，而且精神貧瘠。那時我在內地大學教書。全系有一百多位教師，只分配到兩張買百科全書的書票。一張是簡裝版的，書價約一百五十元，由系圖書館買下，存放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另一張是精裝版的，約三百元。那可是一大筆錢，相當於大學畢業生五個月的薪水。那時我在系裡的年資很淺，本來沒希望見到書票，但由於這套精裝版沒有人買，於是書票便輾轉到我手上。我鄭重地與妻子商量，動用儲蓄買了這套書。它成了家中最貴重的一件「財產」。

我的書房很小，但有了這套「紅寶書」之後，它變得很大，大得可以容納整個世界。每次翻開書，就像打開一扇新的窗戶，看到一個新的天地、一個新的視野，它讓我呼吸到從未有過的新鮮空氣。這部在十八世紀蘇格蘭啓蒙運動中誕生的巨著，經過二百二十年，終於來到中國，爲許多像我這樣的青年人打開了啓蒙之窗。後來我選擇去愛丁堡讀書，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受到這套書的影響。我看到了它的誕生地，也看到了那自強不息的薊花。我來香港工作後，這套書是唯一由內地帶到香港的「家產」。它伴隨我二十多年，已成爲我生活的一部分。現在我仍然經常打開這扇「窗」，讓我的屋子變得寬敞一些，讓我的眼睛望得遠一點。

國人十大不可思議

言　然

文化什錦

加藤嘉一談中國人十大不可思議：一，中國人不知道消費稅是多少。二，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三、中國有太多的博士官員。四、中國人缺乏對性的認識和把握。五、開會時接電話。六、電動扶梯不連接在一起。七、中國人不回電子郵件，或回得慢。八、中國有太多的閒人。九、許多廁所沒手紙。十、中國家長干涉孩子好多年。

自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問世以來，如此總結國人陋習的還眞不多見。加藤嘉一的言論自然激起不少國人的反感，有人認爲憑什麼一個日本人來中國文化冒險的經歷，反而成全了他的學術地位？但也不得不承認，亞洲人所具有的敏感和細膩使他看出了許多西方人未必看得準的問題。

中國內地的消費稅不僅我自己不知道是多少，連問六個人都不知，第七個人猶猶豫豫地答道，大概上限是百分之十七吧。他是大學裡教經濟的。至於太多的博士官員，說實話，內地老百姓誰也沒有因某官頭銜加有博士而抱有更多的希望，而是心裡明白更狡黠的官場動物出現了。扯開一筆，退後十年二十年，倒是有很多境外人士納悶：「你們中國的大學裡，怎麼有那麼多教授是不具備博士學位的？」矯枉過正的結果，是否便形成現今中國有太多博士官員的局面？至於中國有太多的閒人，我想正是在這點上最大限度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保障唄，沒保障下只能是營營苟苟。再說不回或不及時回電郵，允我再作補充，多數內地人的電郵都無稱謂，且習慣 re 來 re 去一大串，而不喜獨立成信。中國人有大把的智慧和時間，完全可以從個人做起，把每件小事做得更好，但中國人偏偏很有脾氣。

加藤嘉一身爲男性，卻是女權主義者，自己長有一張似男似女的臉龐。加藤嘉一說「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給了中國，我希望中國的同齡人，看到外國人如此關心中國能夠有所反思。」他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將其當作觀察中國發展維度的指標，一面合格的鏡子。「沒有人把中國的問題純粹看作是中國國內的問題。」

人生苦短需早醒

鄧榮河

關於人的一生，可以說有很多形象而又生動的比喻。近日，我手機裡收到了一段關於人生的小段子，頗有一種耳目一新之感。段子是這樣說的——人的一生，好比乘坐北京地鐵一號線：途徑國貿，羨慕繁華；途徑天安門，幻想權力；途徑金融街，夢想發財；經過公主墳，遙想華麗家族；經過玉泉路，依然雄心勃勃……這時有個聲音飄然入耳：乘客您好，八寶山快到了！頓時醒悟：人生苦短。

人生的確很苦。沿街乞討的乞丐，整日爲吃了上頓沒下頓而苦，爲衣衫襤褸衣不蔽體而苦。那麼作爲正常人呢？比乞丐更苦——當然，很多苦都是自找的。經商的，爲永不知足的金錢而苦；做官的，爲心比天高的權利慾而苦；普通人，爲太多不切實際的攀比而苦。殊不知，儘管人生看似漫漫，其實甚是「苦短」，不經意間，每個人都在一步步接近「八寶山」。話，儘管說得有點危言聳聽，然而這就是事實，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事實。

那天，一位可算功成名就的同學問我：「假如生命讓你重新開頭活一次，你是否願意。」假如在以前，不用太久——十年前，我會願意。因爲那時我畢竟年輕氣盛，而今天，已經四十有餘的我——不願意。四十，畢竟不是耍浪漫的年齡。人過四十天過午，小小的我已經浪漫不起。儘管我沒有漂亮的車子，華麗的房子，令人羨慕的位子，但我有一個越來越清醒的自己。在別人的眼裡，也許我很笨拙，以至於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會跳躍，更不會飛翔。我就像一隻不起眼的蝸牛，負着人生的沉重，一步步默默地前行……但我絲毫也不覺得苦，儘管我攜妻帶女逛商場下館子的機會少得可憐，好在健康與歡樂常常寫滿了她們的笑臉。

世事無常，人生苦短。請善待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善待我們的同事，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最後，讓我們以下面這段話共勉：沒病也要體檢，不渴也要喝水，再煩也要想通，有理也要讓人，有權也要低調，不疲勞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再忙也要鍛煉……

茅台酒貴

蕭　飛

自由談

前不久，河南省寧陵縣政府「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的招牌很是吸引眼球。想像這群公職人員到了中午就奔赴全縣的餐館明查暗察，確實有些滑稽。平心而論，堂而皇之地成立這個機構實屬少見，但各地抓公款吃喝卻眞的是一時也沒有停過，只是效果不太明顯，可見，禁酒工作任重道遠。

一個直接的例子是中國的茅台酒價飆升，內地輿論直指公款消費是重要推手。中國古代有洛陽紙貴，說是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的《三都賦》在京城洛陽廣爲流傳，人們競相傳抄所致，說明那時的人們很重視文化建設。而眼下的茅台酒貴，大約不是爲了「斗酒賦百篇」，顯然和文化無關。眼下，各地風聲正緊，嚴禁用公款購買高檔煙酒，聽之者衆，和之者幾許？貓捉老鼠，被戲弄的總會是貓，即便是在一片嚴禁聲中，公款吃喝從來就沒有停過。眞不希望「禁酒辦」只是爲了因人設崗，而卻和治理公款吃喝無關。

中國人好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喝兩杯總是必須，但喝什麼酒，吃什麼菜，有多少人作陪，「遠方」究竟多遠，都需要明確。國外也有招待，但規定很苛刻。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牙籤法案》。根據這條法律，企業或者說客不得宴請官員，只可以請他們參加酒會。酒會上不得有正式的飯菜，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籤或者手指拿着吃。這樣你就無法大快朵頤，觥籌交錯，所以這個法案也被戲稱作「指頭食品立法」。可見，外國人也喜歡吃喝，只是監督太嚴，讓你不敢放開。最近，美國白宮事務管理局有官員揮霍公款吃喝，百姓將之編成 RP 傳唱，奧巴馬下令徹查，要給社會一個交代，但願有好的下文。我們的規定不可謂不嚴，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如過去曾經規定過接待客人只能三菜一湯，結果弄得每個盤子比臉盆還大。假如也規定請吃只能用牙籤，估計牙籤長短不會遜於筷子。

有一次我隨一個重要的公務團去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按計劃上午要拜訪世界旅遊組織主席。主席先生來過我們團員中的不少城市，受到過高規格接待，可讓他們犯難的是如何接待我們。最終傳過話來說，安排接談可以，飯卻請不得，因爲他們沒有此筆經費。不少團員在失望的同時表示理解，認爲是國情不同。可爲何在國外可以理解，在國內卻無法理解，眞有些匪夷所思。聯想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在海南博鰲參加國際會議住不起五星級酒店，絕對不會是作秀，而是「國情」使然。他們把這些硬性法規視作高壓線不敢觸碰，否則就會丟掉飯碗。而在我們不少人看來，公款吃喝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倒是天天在家沒人請才顯得丟人。

治理公款吃喝，各地招數頻出，可效果總是不佳，恐怕未動眞格是主因，懲戒之拳總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很少聽說有誰因爲公款吃喝而處理，更不要說治罪。世界旅遊組織主席在接待時笑稱，如果他動用預算外資金請客，明天就得下台，這絕不是聳人聽聞。我們是否也可制定一個類似的《牙籤法案》，把本來由行政管的交還給法律，看誰還敢觸犯法律，也許可以阻止公款吃喝的滋生和蔓延。倘做到這一點，中國的酒店和高檔餐館也就不需要裝修那麼多的豪華包間。在國外，餐廳總是開放式的，大家花自己的錢吃喝，不需要躲躲閃閃，弄得國內的公務團去了總是不太習慣。同時我想，不少官員爲何如此地喜歡在外面應酬而不太願意下班就早早地回家，他們能否多一點時間陪陪家人，抽空讀點書，思考點問題？不停地公款吃喝，在酒桌上的瞬間快感之後，自己的心會變得越來越浮躁和焦躁。